

而善修習。

第三除遣此中邪分別者。若作是云。若於生死修習厭患。令心出離。則如聲聞墮寂滅邊。於生死中不樂安住。故修厭患於小乘中可名為妙。然諸菩薩不應修此。不可思議秘密經云。「諸菩薩者。為欲成熟攝受有情。於生死中見大勝利。非於涅槃見如是利。」又云。「若諸菩薩於生死行境生怖畏者。墮非行境。」又云。「薄伽梵。聲聞怖畏生死行境。菩薩返應周遍攝受無量生死。」此是倒執經義成大錯謬。經說不應厭離生死。此義非顯由於惑業增上力故。漂流三有生老病死。是等諸苦不應厭離。是顯菩薩為利眾生乃至生死最後邊際。擐披誓甲學菩薩行。雖總眾生一切大苦。一一剎那降自身心。然不由此厭離怖畏。於廣大行勤發精進。於生死中不應厭離。如是月稱論師亦云。「眾生眾苦無餘盡至。盡生死邊。剎那剎那種種異相損害身心。然不因此而起恐怖。眾生眾苦一時頓至。盡生死際。發大勇進。剎那剎那悉能生起。一切眾生一切種智無量無邊珍寶資糧。知此因已。應當更受百千諸有。」為證此故。引彼諸經。

又於三有見為勝利之理者。即彼經說菩薩精勤義利有情。如於此事所發精進。如是

其心而獲安樂。故不厭患三有之義。是於生死。義利有情不應厭患。當於此事而發歡喜。若由煩惱及業增上漂流生死。眾苦逼迫尚不能辦自己義利。況云利他。此乃一切衰損之門。較小乘人極應厭患。極應滅除。若由大悲願等增上。於三有中攝取生者。則應歡喜。此二不同。若未如是分別。如前宣說。則此說者。若有菩薩律儀。菩薩地說犯一惡作。是染違犯。恐繁不錄。故見三有一切過失。雖極厭離。然由大悲牽引意故。不斷三有者。是為希有。若見三有盛事。如妙天宮。愛未減少。借利他名。而云我等不捨生死。智者豈能將以為喜。中觀心論亦云。「見過故非有。悲不住涅槃。利他具禁行。而安住三有。」又菩薩地說百一十苦。是於一切有情。發大悲之因。由見如是無邊眾苦。心生恆常猛利不忍。而云於生死不稍厭患。極為相違。若於生死心善出離。次見有情皆自親屬。為利他故入三有海。此道次第亦是菩薩觀行四百論之意趣。月稱論師於彼釋中亦詳明之。如云。「由其宣說生死過患。令意怖畏求解脫者。為令決定趣大乘故。世尊告曰。諸比丘有情類中。不易可得少數有情。經於長夜流轉生死。不為汝等若父若母兒女親族隨一處所。」了知世尊如斯言教。菩薩為以大乘道筏。度脫無始流轉生死。為父母等諸親眷屬。無依無怙諸眾生故。安忍躍入。無上密咒亦須

此理如聖天攝行炬論云「以此次第應當趣入極無戲論行。其次第者謂修行者最初當念無始生死所有大苦求涅槃樂遍捨一切猥雜下至王位自在亦當修苦想。」

第四抉擇能趣解脫道性者如室利勝逝友云「沈溺三有流苦海無邊底喜掉無厭畏何物在我心貧難求護壞離及病老衰入恆熾然火覺樂寧非狂。」又云「噫世具眼盲雖現前常見後仍不略思汝心豈金剛。」當自策勵修習生死所有過患如七童女因緣論云「見住世動搖如水中月影觀欲如瞋蛇盤身舉頭影見此諸眾生苦火遍燒燃大王我等樂出離往尸林。」依正世間剎那不住滅壞無常猶如水月為風所動諸欲塵者利小害大等同毒蛇身所現影又見五趣熾然三苦大火燒惱由見是故厭捨三有生如北方孩童之心欣樂欲得出離解脫北方孩童者傳說北方炒麵稀貴於日日中唯食蔓菁孩童飢餓欲食炒麵向母索之母無炒麵給以生蔓菁云我不要此次給以乾蔓菁亦云不要次給以新煮者又云不要更給以熟冷者亦云此亦不要心不喜曰此都是蔓菁云如是我等見聞憶念世間安樂一切皆應作是念云此是世間此亦世間此皆是苦非可治療發嘔吐心如是思惟昔從無始漂流生死厭患出離及思今後仍當漂流令實發生畏懼之心非唯空言。是思惟昔從無始漂流生死厭患出離及思今後仍當漂流令實發生畏懼之心非唯空言。

如親友書云。「生死如是故當知。生於天人及地獄鬼旁生處皆非妙。生是非一苦害器。」  
生死中乃是一切損害根本。故當斷除。此復要待滅除二因。謂煩惱業。此二之中。若無煩  
惱。縱有多業亦不受生。若有煩惱。縱無宿業率爾能集。故應摧壞煩惱。壞煩惱者。賴修圓滿  
無謬之道。

此中分二。以何等身滅除生死。修何等道而為滅除。 今初

如親友書云。「執邪倒見。及旁生餓鬼地獄無佛教。及生邊地蔑戾車性為駢啞長壽  
天。隨於一中受生已。名為八無暇過失。離此諸過得閒暇。故當勵力斷生死。」是須於現得  
暇滿時斷除生死。生無暇中無斷時故。如前已說。大瑜伽師云。「現是從畜分出之時。」博  
朵瓦云。「昔流爾久未能自還。今亦不能自然還滅。故須斷除。斷除時者。亦是現得暇滿之  
時。」此復居家於修正法。有多留難及有眾多罪惡過失。出家違此。斷生死身出家為勝。是  
故智者應欣出家。若數思惟。在家過患出家功德。先已出家令意堅固。未出家者安立醒覺  
妙善習氣。此中道理當略宣說。其居家者。富則守護劬勞為苦。貧則追求眾苦艱辛。於無安  
樂愚執為樂。應當了知是惡業果。本生論云。「於同牢獄家。永莫思為樂。或富或貧乏。居家